

DOI: 10.13288/j.11-2166/r.2018.19.001

学术探讨

创新是中医药学永续发展的第一动力

周然¹, 施怀生², 张波^{3*}

(1. 山西中医药大学, 山西省高校园区大学街 121 号, 030600; 2.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3. 山西职工医学院)

摘要 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 创新是中医药学永续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一次原创性的理论构建, 此后临床医学的独立和分化, 历代医家发扬《黄帝内经》之理、光大张仲景之法, 特别是金元医学流派的出现和明清温病学说的创立, 不断强化中医药学的创新活力。而其创新发展的前提, 是对各个时代相关学科发展成果的吸收借鉴。近百余年来, 中医药学创新乏力, 表现为理论研究偏离了《黄帝内经》的方向, 技术水平滞后于时代。四诊技术与现代科技的对接可能是率先创新的一个可行领域, 进而围绕与“藏元素”“象元素”所关联的阴阳、气血、精、津液等生命物质开展系统性研究, 或可能为藏象理论研究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关键词 创新; 中医药学; 四诊技术; 藏象理论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原创科学, 是世界科学史上诞生于早期文明且发展至今未曾中断过的学科之一。中医药学发展的动力何在? 对此问题的研究和探讨颇多, 见仁见智^[1]。我们认为, 创新是中医药学永续发展的第一动力, 一部中医药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

1 创新是贯穿中医药学发展进程的主线

《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以我国先民在艰辛漫长的医疗探索中积累的医巫混杂的经验知识为基础, 进行了一次原创性的理论建构, 创立了中医药理论体系。这一过程贯穿着创新的自觉, 这种自觉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学术传承中不断得到强化。

《黄帝内经》的主要贡献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以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的思想为指导, 提出了“人以天地之气生, 四时之法成”“天地合气, 命之曰人”和“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 而变由生也”等以天地精气为生命本原的认识论。二是确立了“善言天者必验于人, 善言古者必验于今, 善言气者必彰于物, 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 善言化言变者同神明之理”“数之可数者, 人中之阴阳也”和“数之可十, 推之可百, 数之可千, 推之可万, 万之大不可胜数也”等以精气为标的、

无限可分、无限可知的方法论。三是构建了由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气血精津液学说、病因病机学说、四诊学说、治则治法学说等构成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在上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下, 沿着“夫五脏者, 身之强也”和“人之所有者, 血与气耳”的方向, 将藏象学说与气血精津液学说有机融合, 为后世紧扣生命物质研究藏象理论开辟了一条研究道路, 使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研究始终在超越器官、紧扣物质、专注联系、精研运动的原则下不断深入。与《黄帝内经》相呼应, 《神农本草经》把先民在“尝百草”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药物知识上升到理论层面, 创立了包括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七情配伍、君臣佐使等内容的药理学理论。

《伤寒杂病论》是继《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之后中医药学的又一次原创性突破。这一次实现了临床医学的独立发展, 标志性成果是辨证论治法则的确立。张仲景着眼于疾病的“脉证”表现, 把正气之强弱、邪气之盛衰以及正邪之消长作为判断疾病发生发展转归的根据, 创立了一系列治则治法和经典方剂。自此以降, 临床医学开始了长足发展, 主要表现为诊疗范围的拓展、特效方药的创制和临床学科的分化。

临床医学的进步又促进了中医药理论创新, 尤

* 通讯作者: 18834818885@163.com, 18834818885

其是金元时期学术流派的出现和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形成影响深远。晋代王叔和的《脉经》从脉象、脉理、脉法等方面构建了系统的脉学理论,使得辨识“脉证”有了遵循。隋代巢元方专注于病原学研究,其《诸病源候论》使中医病因病机理论在《黄帝内经》病机十九条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了金元时期,涌现出以火热病邪立论的寒凉学派、以内实邪立论的攻下学派、以脾胃气虚立论的补土学派、以阴常不足立论的滋阴学派、以命门火衰立论的温补学派。这些学术流派沿着《黄帝内经》所确立的方向进行专题研究,把中医药理论创新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此外,唐宋时期药物归经理论的建立,明清时期活血化瘀方法的完善,都是在经典理论确立的路径下所取得的创新成果。

明清时期瘟疫流行对中医药学提出了新的挑战,温病学说应运而生。温病学说发扬《黄帝内经》之理,光大张仲景之法,是中医药学术史上一个集大成式的创新成果。明清温病学家发现了“疫疠之气”这一特殊致病因素及其沿卫气营血和上中下三焦层层传变的规律,创立了三焦辨证和卫气营血辨证体系,提出了发汗、清气、透热转气、凉血散血等治则治法。同时提出“五疫”之论,明确了“疫疠之气”并非一种,为针对性地预防和治疗传染病提供了依据,众所周知的人痘接种法就是典型例证^[4]。“皆相染矣”“避其毒气”和“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为控制传染病早发病例和制定隔离措施提供了依据。“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则促成了群体用药这一特色方法的形成。

2 开放是实现中医药学创新发展的前提

中医药学在其形成和发展中吸收借鉴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相关学科的成果,《黄帝内经》成书就体现了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开放精神。正是因为能把各种先进的理论和技术加以改造后为己所用,中医药学才能在过去两千多年中一直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创新活力。

一是吸收借鉴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在中医药理论中,气和阴阳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其来源是先于中医药理论成熟的中国古典哲学。这些哲学概念进入中医药学之后,实现了医学化改造,具备了中医药学所特有的理论内涵,形成了诸如精气、经气、脉气、血气、脏气及肝阴、肝阳、肾阴、肾阳等一系列医学专用术语。这说明中医药学对中国古

典哲学的吸收借鉴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经过融合创新,赋予了新的内涵。

二是吸收借鉴历代自然科学成果。中医药学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能吸收借鉴其他领域的技术和方法。比如,汤液醪醴、丸散膏丹的出现得益于酿造术和炼丹术的进步,金属针具、陶瓷火罐的发明得益于金属冶炼和陶瓷制作技术的进步。历代医家还将许多外来动物、植物、矿物为己所用,并赋予其四气五味等内涵,极大地扩充了药物的品种。当然,中医药学对古代自然科学成果的吸收绝非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从自身需求出发进行改造。比如,煎药技术就是在烹饪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提出先煎、后下、包煎、分煎、烩化、冲化、武火急煎、文火久煎等方法;针灸技术则是在使用金属针具的基础上规定了进针的方向、深度、强度、速度及留针时间等要素。不过既然是吸收借鉴,也就不可能超越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发展水平,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药学总体上反映着农耕文明和手工业生产水平的原因。

三是吸收借鉴中兽医学研究方法。早期中医药学与中兽医学是一体的,虽然在学科分化后各自独立发展,但从中兽医学的经络分布、制药技术、给药途径与方法中,仍然可以看出两个学科之间的关联。我们可以想象,早期医家可能正是通过观察在动物身上进针的方向和深度、给药的剂量和疗效以及不良反应的发生等,为中医药学的安全性、有效性研究提供了参考,这可以说是中医药学在动物实验研究方面的早期探索和实践^[5]。

3 推动中医药学在不断创新中永续发展

如前所述,中医药学能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同步乃至超前发展,是不断借鉴其他学科并且保持创新的结果。当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特别是生命科学领域近年来不断出现重大突破,极大地延伸了人类认识生命的深度和广度。对此我们应当一如既往地广泛借鉴中自主创新,而不是将其视为对中医药学发展空间的挤压。

毋庸讳言,历史上的中医药学在每个时期都会遇到过新的未知,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短板”。近代百余年来,中医药学在理论和技术创新方面未能取得前人那样的重大突破,究其原因,一些学者片面地以为西方医学之所以发达是因为解剖学的进步,片面地将中医药学已经搁置两千年的器官研究重新作为主流,以至于机械地将五脏概念等同于器

官概念,致使距离现代科学只有一步之遥的“阴阳气血精津液”研究呈现边缘化^[4]。这一情形发端于汇通学派,承载于其举办的学校和编写的教材,延续到我们今天,固化于中医药高等教育及统编教材。这在客观上限制了百家争鸣,形成了全国只有一个学派的局面。表现在技术层面,我们的临床信息采集(望、闻、问、切)、分析(辨证)、用药和针灸(施治)等技术水平至今仍然停留于前人在农耕文明和手工业时代达到的水平,精准化、量化、标准化程度不高,不能与工业文明和信息化时代同步。我们引以为荣的临床疗效,集中体现在西医遇到困难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免疫性疾病、代谢性疾病、恶性肿瘤等领域,而且多数属于控制性疗效而非根治性疗效^[5]。一旦西医在这些疾病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对中医药学的未来将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打击。我们只有像前人那样面对自身短板、锁定自身优势,广泛借鉴、潜心创新,才可能以新的突破推进中医药学永续发展。

总体来看,四诊技术与分子生物学、系统生物学、信息技术的对接应当是率先创新的一个可行领域。例如,当下相对成熟的面部识别技术与望诊,语音识别及气味分析技术与闻诊,生物流体动力学及分子生物学技术与脉诊,大数据技术与辨证等,可以成为中医药技术创新的节点。这不只是四诊技

术的自动化,而是基于藏象理论的“象元素”分析的系统化。若能更进一步围绕不同的“象元素”体系及其证候分析结果,开展与之相关联的不同层级、不同族群的阴阳、气血、精、津液等超微生命物质的“藏元素”分析研究,或可能借助当代科技为藏象理论研究开辟一条新的途径。再进一步与自动进针技术、制药用药技术等协同创新,或可使中医药学的创新大大推进一步。换一个角度看,如果以中医药学在整体观念下对生命物质的理论认识,去启发和引导当代生命科学研究,使后者运用自身先进的分析技术,围绕“藏元素”族群、“象元素”族群所关联的生命物质开展系统性研究,或可能是另一条可行的创新途径。

参考文献

- [1] 邢玉瑞. 中医学术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J].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9, 30(9): 57-59.
- [2] 李琳荣, 施怀生, 王宏. 人痘接种术的消亡与理论中医学的责任 [J]. 山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0, 1(2): 45-47.
- [3] 谷万里. 中兽医学: 中医的“动物实验” [N]. 健康报, 2006-10-12(4).
- [4] 周然. 关于中医理论创新与理论中医学研究的思考 [J]. 中医杂志, 2015, 56(1): 2-3.
- [5] 周然. 重建中医理论体系的紧迫性与可行性 [N]. 中国中医药报, 2010-11-26(3).

Innovation: the Primary Driving Force behi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OU Ran¹, SHI Huaisheng², ZHANG Bo³

(1. Sh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Jinzhong 030600; 2. Food & Drugs Inspection and Test Center of Shanxi Province; 3. Shanxi Health Vocational College)

ABSTRACT The history in past two thousand years proves that innovation is the primary driving force behi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e form of theoretical system of TCM was an original construction. After that, clinical medicine became independent and divided, and medical practitioners of the past dynasties carried forward the theories of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黄帝内经》) and ZHANG Zhongjing's therapeutic methods. Especially, the medical schools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came out and the epidemic febrile disease theory established, and the innovative dynamism of TCM had strengthened. And the prerequisite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s drawing on the achievements of related disciplines in all ages. During the past hundreds of years, the manifestations of TCM's lack of innovation are the research direction having deviated from the theories in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and the technology having been behind the times. Combination between four diagnostic methods and modern technologies might be the first innovation in feasible area. Then systematic researches on yin-yang, qi and blood, essence and fluid which connect with “visceral element” and “manifestation element” will possibly be the new method of viscera-state doctrine.

Keywords innov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ur diagnostic methods; viscera manifestation theory

(收稿日期: 2017-12-22; 修回日期: 2018-06-30)

编辑: 黄 健